打造迷人的文学风景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气象

□冉隆中

云南文化地标性建筑“云南文苑”，于2010年在昆明破土动工。以上为效果图

刚刚结束的云南省作协六届五次理事会，对5年来的云南文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一次盘点。从作家、作品、文学评奖和文学活动等方面考量，5年来的云南文学确实是亮点频现，成果喜人。但如果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深究细查，不难发现，在温暖而诗性的云南大地上，最迷人的文学风景，依然集中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面。

60多年来，经过云南数代文学组织工作者和各民族写作者的共同努力，云南形成了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优良传统和各少数民族文学持续健康成长的显著优势。近年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精彩之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群不断涌现。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几乎都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本民族作家群。形成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成就较丰的，有彝族、哈尼族、白族、回族、纳西族、藏族、傣族、景颇族、普米族等作家群。他们有的以共同生活的地域为凝聚点，以点带面，辐射较远；有的以共同持守的文学理想形成向心力，合纵联横。比如峨山彝族自治县的数十名彝族作家，就以写民族、写乡土，以小见深为特色；而活跃于宁蒗小凉山地区的包括彝族、普米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诗人群体，则将守土与放眼全球有效结合，其写作成就引人瞩目；红河哈尼族彝族诗人群，以一份自办民刊《诗红河》为平台，凝心聚力，接通世界，其文学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二是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以回族女性作家为例，白山是其中成名时间较早、成就较大的一位，她的长篇作品《血线》《冷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回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一直以自由写作者身份活跃于底层的叶多多，近年多次深入澜沧江流域，状写当地各族妇女的生活现实，并为澜沧江立传，其写作得到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生活于怒江峡谷的马瑞玲，踏访村落，体察民俗，研究不同民族的风情和宗教信仰，对那片鲜为人知的大地，用心、用情之深，远超过那些浮光掠影的猎奇者。与云南回族女性作家年龄结构相似，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队伍呈现出代代承袭的梯级化态势，近年更出现了年轻化的发展态势。像彝族的黄玲，纳西族的和晓梅、蔡晓龄，独龙族的罗荣芬，拉祜族的李梦薇，德昂族的艾傈木诺，都有很好的文学状态。在云南省第二届青创会上崭露头角的满族的李秀儿，彝族的佳妮，藏族的永基卓玛、丹增曲措，傣族的乔丽，景颇族的闵建岚，佤族的伊蒙红木，分属于更年轻的“70后”、“80后”。她们以高起点、新视觉，受到文坛重视。李秀儿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和散文，分别得到《小说选刊》的推荐和入围了全国散文大奖，《文艺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发表了对她作品的好评；陈佳妮的作品大量发表于《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并频频获奖，显示了云南少数民族女作家新人辈出的可喜局面。

三是云南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写作不断丰富发展。当下有不少的云南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双语创作。比如哈尼族诗人哥布，原本以汉语写诗且成就斐然，但是他近年毅然转身，用哈尼语创作出长诗《哟咪哟嘎，哟萨哟窝》，成为哈尼族“梯田上的写作者”。景颇族女作家玛波为创作长篇小说《罗孔扎定》（景颇文汉文对照），从采访、创作到最后出版，经历了15年的时间，她也从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成长为德宏州作家协会主席。彝族作家柏叶，创作出长篇小说《疯狂的野兔》（彝文汉文对照），其中大量采自彝人特有的典故，让人耳目一新。汉语言、各少数民族语言，或者双语对照的少数民族文学读本共同存在的意义，不仅是语言的，更是思维的、文化的，它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进步，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得以保持旺盛发展势头的重要原因。为此，云南各民族自治州（县）先后创办文学期刊，其中西双版纳坚持创办了傣文和汉文的文学刊物；德宏创办了《德宏文艺》（汉文）、《文蚌》（景颇文）、《永罕》（傣文）3本文学期刊，在全国首创了一个民族自治州3个主体民族都有自己民族母语文学期刊的历史，填补了历史留下的空白和遗憾，还涌现出了景颇族、傣族等作家群。正因为云南各级文学组织部门注重从民族语言和民族思维的源头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整理、整合、保护和开发，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才得以果实累累、源远流长。

到今天，云南实现了各民族都有自己成熟的书面语作家、都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有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的目标。据统计，在第一至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比中，云南作家有超过百人次获此殊荣，且每一届获奖数都位居全国前列。金字塔尖的耀眼是因为塔基的坚实。目前全省2000余名省作协会员中，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作家。全省各州市上百种文学期刊中，作者主力是散布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得以持续繁荣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它符合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且紧扣了云南“两强一堡”的战略目标（即：将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强省、绿色经济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其中15个为云南所独有，有16个民族与境外居民同属一个民族，跨境而居。特殊的地域位置、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交融，使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天然优势，直接服务于“桥头堡”战略，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积极影响。一些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以哈尼文、景颇文、傣文等母语创作的作品，其境外读者数量甚至超过了国内读者。

为实现文化强省和文化输出，云南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以及省文联和作协，不遗余力地培育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政策、制度等软环境，到人、财、物等刚性投入，都落实到位，而且逐年增加。云南省作协长期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有效关注与扶持。省作协长期以开笔会、办学习班、签约作家、扶持创作、发深入生活补贴等方式，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和生活上的帮助。由云南省作协主导，已经坚持了30余年的滇东、滇西两个笔会，成为中国区域笔会坚持时间最长、成效最丰的文学奇观。笔会的参加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不变的是，年年都有各地涌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在重点培训、赴外交流等方面，云南省作协更是把少数民族作家放在优先位置。仅以云南省作协近年向鲁迅文学院输送的14届高研班学员为例，云南输出学员总人数为30多人，少数民族学员占了20多人，比例超过70%。其中鲁院第4届高研班，云南学员为5人；第11届高研班，云南学员更是创记录地多达16人。在第11届学员学习期间，云南省委老领导丹增与省作协主席黄尧、副主席杨红昆等人亲赴北京看望慰问。学员们完成学业回到昆明，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率常务副部长尹欣、省文联主席郑明等人，又与学员座谈交流，并认真研究落实云南少数民族文学队伍建设的问题。当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秦光荣得知，云南青年作家培养尤其是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培养存在资金困难时，立即在省作协报告上批示，从制度上落实用于扶持青年作家的专项财政资金。许多到云南采风的作家由衷感叹，在云南，做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会体会到更多的尊严和幸福。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对各种关心的回报，就是以更勤奋的创作、更丰硕的果实，来报答时代和人民。鲁院第11届高研班学员、普米族诗人鲁诺迪基，以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成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作品；还是这个班的学员、彝族青年作家纳张元，从鲁院回来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重要报刊发表数十篇作品，并获得文学奖项。据统计，从鲁院回来的20多名云南少数民族学员，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都获过不同层次的文学奖励，全部加入了中国作协。

回望近年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景色迷人；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和“十二五”开局之年为新起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的双轨发展、汲取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养料与更进一步融入到主流文化方面，在由区域性文学群体上升到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流派方面，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应该更进一步。为此，云南已经绘就蓝图，付诸实践：一座云南文化地标性建筑“云南文苑”，在2010年破土动工。“云南文苑”所设的“云南国际写作营”“云南文学院”“云南文学馆”等机构和设施，将成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更好更快发展的交流平台、培养基地。有理由相信，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明天，风景更迷人！

作家们在南京总统府参观

中国作协组织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赴东部采风

本报讯（记者 明 江） 4月22日，由中国作协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赴东部采风活动在南京启动。采风团成员由来自新疆、广东、内蒙古、西藏、云南、青海等地区的高山族、鄂温克族、瑶族、土族、傣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达翰尔族、鄂伦春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作家组成。采风团由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尹汉胤领队，前往南京、扬州、徽州、黄山等地采风。此行希望少数民族作家们感受祖国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果，开拓视野，在民族题材创作领域外寻找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采风期间，各少数民族作家经常在一起交流自己的创作和对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思考。乌兹别克族的乌尔买提江长期研究新疆母语文学，他谈到《民族文学》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的出版，对母语作家和研究者了解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有很大的帮助。此行和各兄弟民族在一起，也了解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希望中国作协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出版物和交流机会。长期在香港工作生活的傣族作家禾素表示，这些年生活在他乡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故乡文化的魅力，今后将努力把精力投入到表现傣族文化历史和生存状态方面。达斡尔族作家孟大伟向其他作家详细介绍了北方“三少民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相互交融的文化状态，讲述自己对民族文化的不同见解。鄂伦春族的“80后”作家哲境是一位在校研究生，她在课余始终深切关注着本民族的文化与命运，采风活动为她打开了思索民族发展的新视野。

此行正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美好时节，采风团成员一路欣赏着江南美景，感受祖国大好河山，在经历了沧桑变化的美景前，思考着历史的变迁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着自己的使命。

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日前，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兰表示，多年来，全区广大文学工作者扎根草原文化沃土，汲取生活源泉，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如何多角度、深层次、高水平地展示和体现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创作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风格、草原文化特色和草原文化气派的文学作品，是文艺创作的重中之重。此次创作会讨论通过了《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办法》和《内蒙古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实施办法》。

主编第一视野

不断崛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

□叶 梅

新世纪10年以来，逐渐丰满壮阔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成为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多样性和独立性的具体表现。老中青作家队伍梯队完整，实力名家与文学新秀并驾齐驱，小说、散文、诗歌均有不俗之作，以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多语种文学作品得到有效的彰显，少数民族文艺理论及评论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整体上看，无论美学风格、创作手法，还是题材与体裁等多个方面都为中国文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补苴罅漏的作用。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国作协从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经费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更多的投入和支持。到目前为止，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书面文学作家，各国家级文学奖项均有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作为多民族文学创作的阵地，《民族文学》杂志见证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从比较单一化向着多元化发展的过程。在当下视阈里，有这样几个话题值得关注：

多民族青年作家群体形成

上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异军突起，一大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脱颖而出，进入到当代文坛的主力阵容，如霍达、阿来、扎西达娃、张承志、吉狄马加、乌热尔图、阿尔泰、麦买提明·吾守尔、冯艺、叶广芩、赵玫、关仁山、梅卓、石舒清、鬼子等，这个颇有声势的领军团队的出现，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形象在新时期的崛起。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些知名作家已步入中年，而一个既有传承、又有创造，颇具创作实力和潜质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队伍正在逐步形成，预示着多民族文学新的活力与希望。

新一代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大都是“70后”、“80后”，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一批小说家和诗人同时又是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在文学显得比较边缘的当下，他们的文学追求往往具有自觉意识。近年来，《民族文学》以专号专辑的方式，分别推出的“蒙古族‘80后’青年作家专号”、“藏族青年作家专号”、“维吾尔族青年作家专号”、“哈萨克族青年作家专辑”、“朝鲜族青年作家专辑”等，可以清晰地看出其阵势雄厚、人才济济。比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照日格图、海日寒、贺西格图、海勒根那、哈森；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白玛娜珍、尼玛潘多、达真、拉先加、严英秀、何延华；维吾尔族作家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琦曼古丽·阿乌提、亚森江·萨狄克、帕尔哈提·伊里亚斯、阿舍、阿娜尔古丽；哈萨克族作家吐尔逊别克、古莱夏、热斯拜、叶尔兰、胡安什·木拉提；朝鲜族作家金仁顺、朴玉男、金书延、李珍花、金锦姬等。他们立足于急剧变革的时代生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大爱；各自记载着本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变迁，是不同民族当下生存状况与精神的生动描摹；他们注重生态，向往自然，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描写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其作品洋溢着青春气息及真挚的情感，同时具有不同民族的不同心理特征。

维吾尔族青年作家哈力木拉提·阿布力米提在玉树地震之后连夜写就的诗篇《爱在呼唤》，抒发了中华大家庭的兄弟之爱。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在他的小说《放生羊》《传说》《神授》中注入了藏族文化的浓厚积淀，关注人的灵魂和对信仰信念的皈依，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饱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虔诚与敬畏，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白马娜珍、严英秀在她们的小说《紫青稞》《拉萨红尘》《苦水玫瑰》《沦为朋友》等篇章中，或以乡村变革的艰难过程为背景，或以进入城市的人物命运为故事，刻画了藏民族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独有的心理状态，表达了转型时期藏族人民对情感归宿的深刻追问。蒙古族“80后”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以小说《黑焰》《狼獾河》《猞》先后两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及《民族文学》2010年度奖，小说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人与动物的相依为命，深刻表达了所有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维吾尔族凯赛尔·柯尤木《苹果树下的梦》融现实与梦幻于一体，对传统的维吾尔族文学创作有所突破；女作家阿舍《白蝴蝶，黑蝴蝶》等一系列散文以端秀凝重的文笔叙述西北沙漠边缘的移民生活，有着独到的人生感悟和复杂的多民族元素。万玛才旦、龙仁青、马合穆提·尤利瓦斯、海勒根那、扎西措、何延华的小说，照日格图、周静、白玛玉珍、王更登加、王小忠的散文，嘎代才让、娜仁其其格、王志国等的诗歌，也都饱含文化重量。

还有以娜夜、徐岩、于晓威等为代表的满族青年作家群；以倮伍拉且、阿苏越尔、阿库乌雾、李骞、普驰达岭等为代表的彝族青年作家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女作家群；以羊子、雷子、羌人六等为代表的羌族作家群等，他们自觉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倾诉本民族的集体意识及个人情思，具有多重审美价值。

《民族文学》曾先后推出不同地域的多民族作家专辑，200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作品专辑”刊载了壮、瑶、苗、侗、仫佬、毛南等民族41位作家的作品，其中相当一批属青年作家，如壮族小说家李约热、黄土路、梁志玲、陶丽群、周耒，瑶族小说家光盘、纪尘，侗族作家杨仕芳，回族小说家海力洪等。这些作家发表了诸多有影响的作品，进入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前沿。许雪萍、费城、黄芳、拓夫等人的诗作进一步显示了壮族诗歌的文学地位。比之过去，新世纪的广西多民族青年作家既拥有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认识，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察，其进一步的自我超越指日可待。

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家群早已引起文坛关注，回族作家石舒清、平原、土豆，满族作家金瓯等，还有“西海固·同心作家群”所汇聚的李进祥、了一容、单永珍、马金莲、马占祥、古原、泾河、冶进海等一批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宁夏多民族作家表现出的坚韧宁静沉稳的地域气质给浮躁喧嚣的文坛不时带来一股股清风。

云贵高原的多民族青年作家就如五彩云霞多姿多彩、各具特色。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作以丰富的意象、真挚的情感对故乡、民族及人类进行深情观照。仡佬族女作家肖勤的小说《暖》等一系列作品显示了对现实生活与历史记忆的深入挖掘能力。还有潘灵（布依族）、曹翔（普米族）、王华（仡佬族）、叶多多（回族）、和晓梅（纳西族）、柏桦（傣族）、伊蒙红木（佤族）等作家在近年来都写出了有影响的作品。在湖南，被评论界称为“文学湘军五少将”的“70后”青年作家，其中有三名是少数民族。土家族田耳以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获得鲁迅文学奖，另有回族作家马笑泉、于怀岸，分别以不俗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已呈梯度式，更为年轻的一代已崭露头角，如蒙古族的鲍尔金娜、苏笑嫣、木琮尔，维吾尔族的阿依努尔·多里坤，土家族的米米七月、向迅，满族的远观、张牧笛，羌族的羌人六，哈萨克族的艾多斯·阿曼泰，壮族的李冰、韦孟弛、苏首飞，回族的王正儒、方一舟，苗族的阿索拉毅、鲁娟、李金福，白族的李达伟、何永飞，朝鲜族的龙小语，布依族的陈德根，东乡族的马伟海等，都是比较活跃的代表。

不断丰富的多民族文学版图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地公开发行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有80种左右，其中母语刊物占一半以上，从这些期刊走出来的作者成千上万，为新一代多民族优秀作家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例如藏人文化网、三苗网、蒙古青年论坛、彝族人网、中国穆斯林网、壮族在线、锡伯人论坛等，一批“80后”、“90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如鱼得水，通过网络写作成为写作高手，甚至影响到海外。如在“自行车”、“漆诗歌沙龙”、“扬子鳄”、“南楼丹霞”、“相思湖诗群”等诗歌站点，就有壮、瑶、苗、侗、毛南、回、水和仡佬等少数民族新一代的写作者，如瑶族的唐玉文，藏族的嘎代才让，哈萨克族的巴哈提江，回族的安然、兰喜喜，苗族的血红、红娘子，维吾尔族的何力，满族的赵天白、公里，土家族的江晨舟、田禾等。

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版图除了文学的载体和多种生产方式之外，更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我国22个人口不足10万人的少数民族中一直不乏对文学的执著追求者，他们成为本民族的代言人。如普米族的鲁若迪基、曹翔，德昂族的艾傈木诺，毛南族的孟学祥，京族的潘恒济，撒拉族的翼人、韩文德、韩栗，保安族的马学武，水族的潘会、潘鹤，鄂伦春族的空特勒，鄂温克族的敖蓉、德纯燕，俄罗斯族的张燕，畲族的山哈，独龙族的罗荣芬，拉祜族的李梦薇，高山族的林华等。

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的新态势

我国有53个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使用28种文字，可称之为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活化石，目前使用少数民族文字的作家和读者有着不可轻视的阵容，蒙、藏、维、哈、朝、彝族等文字的文学创作都在长期的坚守中绽放出新的花朵。据内蒙古作协介绍，近几年来仅蒙古族就有2000多人在省级以上刊物用母语发表过作品，其质量更胜于用汉文创作的作品。据新疆作协介绍，目前用维文写作发表作品的作者已近万人，新时期以来，维吾尔文长篇小说至少已达230部。

母语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很多，比如诗人阿尔泰将民族性与时代性、个体情思与家国意识紧密结合，情感浓烈、自由奔放，开创了蒙古族新一代诗歌之风。还有蒙古族作家希儒嘉措、格日勒图、满都麦、吉·清河乐、海日寒、满全、多兰，藏族作家拉加才让、才让扎西、德本加，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伊明、穆罕默德·巴格拉西、艾合台木·乌买尔、麦买提明·吾守尔、艾尔肯·沙比尔、阿拉提·阿斯木，哈萨克族作家阿吾力汗·哈里、克尔巴克·努拉林，朝鲜族作家李惠善、许莲顺、崔红一、张春植、金学松、朴草兰、金革，柯尔克孜族作家加安巴依·阿萨那勒、曼科特·吐尔地，壮族作家蒙飞、覃祥周，景颇族作家左慧波，彝族作家阿库乌雾等，都有较为成熟的作品被翻译成汉文。作家梯队、文学样式呈现出多元共生格局。

2009年，在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读者的热切呼声中，中国作协决定创办《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2010年春夏，《民族文学》带着出版不久的少数民族文字版先后走进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召开了大型蒙、藏、维作家翻译家座谈会，我们在所到之地用双语进行交流，这使得各族同胞倍感亲切，不少青年作家翻译家表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级刊物，这既是对多元化的认同，还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实实在在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民族文学》的汉、蒙、藏、维四种版本得到了不同地区的读者欢迎，近年来汉文版的发行量已达到两万多册，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精选56个民族的优秀作品，包括汉族作家的“名家新作”，进入草原牧场、雪原边疆、寺庙学校，民族地区的读者反应热烈。

目前我国不仅有一支庞大而富有朝气的少数民族文字创作队伍，而且有一支日渐壮大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队伍，降边嘉措、吾拉木·吾普尔、托乎提·巴克、哈达奇·刚、斯琴毕力格、白·呼和牧奇、朵日娜、伊明·艾合买提、狄力木拉提·泰来提、铁来克、艾克拜尔·吾拉木、伊明·阿布拉、玉苏甫·艾沙、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赛娜、陈雪鸿、苏德新、苏永成、张宏超、金莲兰、尹金丹、觉乃·云才让、周泽加、艾布等不同民族的翻译家以他们精心的译介工作，大力推动了多民族间的文学交流，为民族和谐谱写了新篇。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文化是由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复兴更是离不开多民族智慧的凝聚，在今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中，需从全球视野和文化软实力的高度、从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多民族文学成果。的确，多民族文学的繁荣能够避免工业化伴生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在文化领域带来的单调与刻板。少数民族作家也面临着民族文化被同化甚至是消失的问题，以文学的方式保留民族文化的记忆，促进民族间的理解和沟通，需要我们进一步壮大队伍、提升质量，出精品推新人，同时加强多民族文学成果的翻译、研究和宣传推介，使得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走出本民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无论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还是秘鲁作家略萨，对民族文化的开掘都各得深意。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彰显，与其他民族沟通碰撞和对话，这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应尽的努力。为世界为未来，留住我们民族的根。